

《花间集》中何以杏花入诗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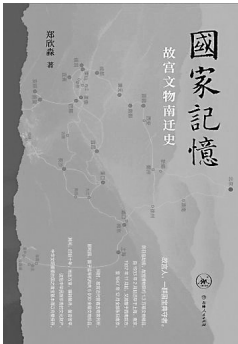
花在《花间集》中首先是植物，其次才是寓意之物、起兴之物。

杏花在《花间集》中不仅出现的频率最高，而且还美丽，一句“春日游，杏花吹满头”（韦庄《思帝乡》），让杏花成为《花间集》中最让人难忘的花。杏花有白色的，如“杏花含露团香雪”（温庭筠《菩萨蛮·其五》）、“杏花飘尽龙山雪”（牛峤《应天长》）。杏花有红色的，如“萱草绿、杏花红、隔帘栊”（温庭筠《定西番·其二》）、“香阁掩，杏花红，月明杨柳风”（牛峤《更漏子》）。唐昭宗天复三年（903），韦庄在蜀地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时光，而且可以说是美好的时光。韦庄眼里的杏花，一定是锦江两岸的杏花吧。在差不多500首花间词作中，杏花入诗是最多的，有近20首。

不止杏花一种，还有其他近30种花儿也入了《花间集》。在《花间集》中，有草本的花（如芍药、芦花、藕花、菱花、红蓼等），有木本的花（如梅花、杏花、海棠等）。木本的有乔木（如杏花、梅花等），又有灌木（如蔷薇、海棠等）。由于花间诗人大都生活在四川，即使他们的出生地不在蜀地，如韦庄出生在陕西、温飞卿出生在山西、牛峤出生在陇西、毛文锡出生在河南、和凝出生在山东，但是他们在创作花间词时，大都供职于蜀地或游冶于蜀地（温庭筠除外）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生命的中后期都与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整个北方和江南都处在政权更迭的乱象中，他们偏安蜀地一隅，也可以说他们忘情“花间”以及在“花间”里排解乱世心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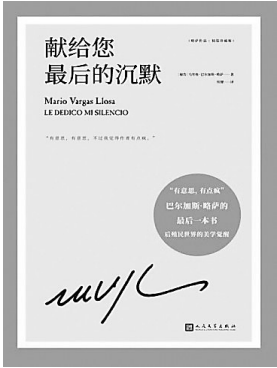
“花间”的诗人们更多地是要传唱春光中的杏花，无论是“杏花稀”也好，“杏花阴”也罢，“杏花明”也好，还是“杏花无情”也罢。杏花就在眼前，杏花就在身边。杏花呈现出来的千媚百态就在“花间”诗人的怀抱，诗人们徜徉在“花间”诗的温柔之乡，哪还有菊花那般的归隐与高洁呢？在宋张唐英以编史方式记录两蜀的《蜀梼杌》里，作者对两蜀几十年历史很不看好，认为两蜀“闭关恃险，以苟偷一时之安”，但对“花间头牌”的韦庄却喜爱有加，称“建之开国，制度号令，刑政礼乐，皆庄所定”。虽说此论是对韦庄的政治作为给予的肯定，但谁又会记得这些呢？记得韦庄的反而是他们游冶花间时写下的“花间”词。

刘火



《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》

1933年初，山海关失守，故宫1.3万箱文物被迫踏上南迁之路。从宁沪到西南，又从西南复归南京，这批国之瑰宝基本得以完整保存。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依托各种史料，巨细靡遗地重现了这场文物大迁徙。从所谓“盗宝案”，到赴英、赴苏及在国内数次展出；从沦陷时期的北平本院，到最后的“北返”和“迁台”，书中都有详细讲述。



《献给您最后的沉默》

秘鲁大作家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·略萨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营造出浓郁的怀旧氛围，字里行间洋溢着秘鲁民族气质与文化之美，以文学的方式对秘鲁的民族性进行深入发掘。该书译者侯健有这样的概括，“在人工智能等科技迅猛发展的新时代，依然会有坚持人文精神的人在努力”。

在众声喧哗中聆听女性声音

对于欧洲文化与欧洲文学，我历来非常感兴趣。1997年我第一次出访欧洲，当时去参加第三十四届贝尔格莱德国际作家会议，去了捷克、塞尔维亚和维也纳，1999年我去了西欧八国，2006年我随北京作家代表团去了北欧五国，之后又访问了西班牙，2016年又因获得英国笔会文学奖，受英国出版社之邀去参加伦敦书展。这些，给我带来长时间的震撼和深刻的美享受。在我新出的作家出版社版的十四卷文集的“夜谭”这一卷中，对于这些都有详细的描述与感悟。

伟大的欧洲文化孕育出伟大的欧洲文学，十三四岁的时候，我就读了巴尔扎克的“人间喜剧”，印象最深的是《高老头》和《贝姨》，大学时期又迷上了梅里美、司汤达、托马斯·曼、高尔斯华绥……也非常喜欢卡夫卡、米兰·昆德拉、罗伯·格里耶，一直热爱不变的是卡尔维诺，特

别是他的“命运交叉的城堡”，读了之后还买了一副塔罗牌。

近年来，我对欧洲女作家的作品产生了强烈兴趣，从尤瑟纳尔到杜拉斯，从安吉拉·卡特到赫塔·米勒。她们的作品成了我的枕边书。有的批评家说我有些作品与安吉拉·卡特有趣味上的暗合，我深感荣幸。

中国女作家的写作由来已久，但是女作家写作也可能是中性写作，并不等同于女性写作，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，才真正出现了女性写作，也就是女性视角、女性话语、女性立场的写作。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，中国出现了女性文学热。中国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女作家，如铁凝、王安忆、迟子建、蒋子丹、林白、徐坤、赵玫、陈染、张欣等。

我也有幸于1996年，作为中国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，得到美国大学的邀请，分别在多个大学讲

了中国女性文学，我演讲的题目是：中国女性文学的呼喊与细雨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的创作通过了自己心灵的秘密通道，与世界文学接轨。

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，让我们静下来做一个聆听者，听一听女作家们“女性视角、字里行间”的声音：弗吉尼亚·伍尔夫说：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。尤瑟纳尔说：绕过谎言的障碍。杜拉斯说：如果爱，请深爱。安吉拉·卡特说：世界是一座秘密黑牢，在这堆垃圾中，我将找到还我自由的钥匙。赫塔·米勒说：沉默可能产生误解，我需要说话，说话将我推向歧途，我必须沉默。法国著名评论家埃莱娜·西苏说：女性写作的姿态是飞翔的姿态，因为飞翔不但代表了自由、艺术与众多的技巧，还可以代表隐蔽与逃避。女性回到自己的身体，依照自己的意愿做一个获取者与开拓者，这也许就是女性写作的根本意义。

徐小斌

一元词典里的时代折痕

暑假，妻拉我一起去书刊市场给女儿买教辅材料。一家书店门口散乱堆放的书。书堆旁的墙上写着：“处理，10元3本”。对于爱书的人，遇到喜欢的书打折，若不买上几本，总有种“如入宝山空手回”的遗憾。于是，我俯身在书堆里翻找起来。

这是一家极小的书店，面宽不过四米，三排书架纵深排开，只留下一人错身能进的过道。由于空间实在有限，头发花白、戴着眼镜的老板索性在店门口摆了张小桌子照看生意。我为女儿挑了几本西方文学名

著，一问，都是半价。

妻再次把我拉回此行的主题选教辅。到柜台结账时，我无意中看到桌上有一本《牛津高阶英语词典（第九版）》，顺口问：“这本词典多少钱？”

“一块钱。”老板头也没抬，忙着算账。“多少钱？”我以为自己耳朵出了问题。“一块钱？”妻也惊讶地问。“对，搞特价呢。”老板平静答道。“现在都用手机了，要么是点读机、电子词典，谁还用这个呀？”老板面无表情，对我们这样的大惊小怪早已习以为常。

家里还有一本我上大学时买的英文辞典。外皮用报纸包着，我小心翼翼拆开书皮，里面的塑封封皮已开胶起泡，内里的纸张也已泛黄，厚厚的书口处有用红笔标注的从A到Z的字母顺序。

那时，我上大学，每个月只有几百元的生活费，当时书价128元，让我倍感压力。老板见我把辞典拿起又放下，大约懂得我的窘境，指了指角落：“那儿有本旧的，你要的话就半价，书背有点开胶，不影响用。”

我迅速付了钱，抱着辞典回到教室，内心是沉甸甸的获得感。女友

（现在的妻）帮我用旧杂志的铜版纸包了一层书皮，等到书皮翻得要破了，又包了一层报纸。这本辞典，陪我考过英语四六级，一路相伴快20年。

如今，女儿用点读笔学英语，对这个“老伙计”没有任何感情。我给这一新一旧两本词典合了个影，把两本书并排摆正，认真放回到书架上，它们毕竟经历了、也见证了一个时代。

孙仁斌